

绮尔维丝等候郎第耶，直等到了深夜两点钟。她穿着一件短小的寝衣，在窗口冷风中站立久了，弄得全身发抖，只好横倒在床上打瞌睡；她身心如焚，眼泪湿透了脸颊。自从她和他“在‘双头牛’饭店吃了饭，出来之后，他便叫她回家同孩子们睡觉；至今已有八天，他仅仅在每天夜深的时候才回来，依他说他是在找工作。今天晚上，当她凭窗等候他的时候，她看见‘大阳台’舞场的十个窗子里射出一带灯光，映在外面的马路的黑黝黝的地上，她又似乎看见他走进了舞场，他的后面跟的是那个小阿黛儿。阿黛儿是一个擦铜女工，常常和他同在一个饭店里吃饭，现在她垂着手跟在他的后面，相离五六步远，好像她不愿意在舞场门前的强烈灯光下挽着他的手臂一同走路，所以才放了手似的。

将近早上五点钟，绮尔维丝醒过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发僵，腰里酸痛，不由得放声呜咽起来。原来郎第耶还没有回家。这是第一次他在外面过夜。她坐在床边上，头上是天花板下悬挂着的一幅破旧的、褪了色的花布幔。她的双眼蕴着泪珠，懒洋洋地向凄惨的卧房内四处望了一望，房里有一个核桃木的横柜，柜上还缺少一只抽屉，又有三张麦秸垫的椅子，一张油腻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缺口的水壶。为了孩子们，又在横柜前面加放一张铁床，竟占了全房间的三分之二。绮尔维丝和郎第耶的箱子摆在一个角落上敞开着，里面空无所有，只有一顶破旧的男帽压在一些肮脏的内衣和袜子下面；沿着墙，在椅子的背上挂着一件已经有

破洞的披肩，一条沾满泥的裤子，都是些估衣店的商人们所不肯收买的破旧东西。在壁炉上，两个已经不能配成一对的铅铁蜡台中间放着一沓粉红色的当票。这算是这个旅馆里的漂亮房间，非但在二楼，而且窗子正对大街。

这时候，两个孩子并头躺在枕上睡得正好。克罗德八岁了，他的双手露在被窝外面，缓缓地呼吸着；爱弟纳只有四岁，他的一只手臂搁在他哥哥的颈上，脸上现出笑容。他们的母亲眼泪汪汪地注视到他们的时候，重新又呜咽起来。她用一条手帕掩住自己的嘴，以免漏出呜咽的声音。她赤着脚，简直忘了重新穿上脱落下来的旧拖鞋，竟又转身去凭倚着窗子，仍旧像每夜一样等候着，远远地望着马路的人行道。

那旅馆是在教堂路，卖鱼巷的左边。这是一所三层楼的破旧房子，墙上涂的是紫红色，直到三楼，都装有百叶窗，不过已经被雨打得糟朽了。门前两个窗子中间一盏星形玻璃灯的上面，塑着黄色大字招牌：“好心旅馆，馆主人马肃利耶”。因为墙上长霉，字迹已经斑斑脱落。绮尔维丝，手帕捂在嘴上，因为那盏灯阻碍她的视线，于是踮高了身子。她向右方望去，望到洛歇叔雅路那边，看见成群的屠夫们穿着染血的围裙，在屠牛场的门前排列着；凉风吹来，不时把被屠杀的畜生的腥臭气味传送到她的鼻子里。她向左面那条带形的马路望去，把视线停在她面前的那座白色的拉里布吉埃医院——当时那医院正在兴工建筑。她慢慢地来回眺望着把视线移到税卡的墙上，她往往在夜里听见墙后有被凶杀者的喊声；她想到了凶杀，便用眼睛搜寻那些黑暗偏僻潮湿污秽的路角，生怕发现肚子被刀戳穿了的郎第耶的尸体。当她抬起了眼睛向那静悄悄地围绕着这个都市的一望无际的灰色城墙以外看去的时候，她发现了一道太阳的光芒，阳光里已经充满了巴黎的喧嚣的晓声。但是她始终把眼睛转向卖鱼巷，伸着脖颈，在苦闷中自娱地看那些从蒙马特和教堂大街下来的人群，牲畜、货车川流不

息地在税卡的两座矮屋中间通过。这里面有成群的牛羊，有因一时的障碍而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有去上工的络绎不绝的工人队伍，背上扛着工具，臂下夹着面包，所有这巨大的人群，接连不断地淹没在茫茫大海似的巴黎之中。当绮尔维丝在这些人当中以为看到郎第耶的时候，她更探出身子，冒着坠楼的危险。随后她又把手帕堵着嘴，堵得更紧，像是要掩盖她的痛苦似的。

一个少年人的快活的声音使她离了窗子。

“先生不在家吗，郎第耶太太？”

“可不是嘛，古波先生。”她勉强微笑着回答说。

古波是一个铎工，住在本旅馆最高层十法郎一间的小房子里。他的肩上挎着一个口袋。他因为看见她的房间外面插有钥匙，所以像一个朋友那样径自进来。他继续说：

“您晓得吗？现在我就在这里医院里做工……喂，您看，多么好的五月天气！今天早上的风，真有些刺骨呢！”

他说着便注视绮尔维丝的被眼泪渍红了的脸孔。他看见床上的被褥依然整齐，便轻轻地摇了摇头；后来他又走到孩子们的床前，看见他们仍旧睡着，面色粉红，像两个小天使一样。他把声音放低，又说：

“唉！先生有点不老成，是不是？……郎第耶太太，您不要伤心。他很关心政治；前几天人家选举欧仁·苏<sup>①</sup>的时候——据说是个好人——他就热烈得几乎发狂。也许昨晚他整夜同朋友们在大骂那下流的波拿巴呢。”

“不，不，”她很吃力地说，“他不会像您所猜想的。我晓得郎第耶在什么地方……我们女人总是一样，总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天啊！”

古波眨了眨眼，表示他不受她哄骗。他临走的时候还说如果

---

① 欧仁·苏 (Eugène Sue, 1804—1857)，法国的通俗小说作家。

她不愿意出去，他可以替她去买牛奶。她是一个美丽而且善良的妇人，假使她有困难的一天，她可以靠他帮助。绮尔维丝等到他走远了之后，仍旧凭窗眺望。

在清晨的冷空气里，城边一队一队的人畜还不住地进来。人们辨出穿蓝色衣服的是些锁匠，穿白色衣服的是些泥水匠，大衣里面露出长工作服的是些油漆匠。这群人，在远处看来，色彩都不甚鲜明，好像混成一片土灰色；其中只有淡蓝色和灰黑色特别显眼。有时候，一个工人停了脚，重新燃着了他的烟斗；他的前后左右的人们不住地向前走，也不笑一笑，也不向同伴说一句话，土色的面孔朝着巴黎，卖鱼巷好像一张大嘴，把他们一个一个吞噬了。卖鱼巷的两个转角处有两个卖酒商人正在打开门窗板，便有许多人在门前放慢了脚步。在未进店门以前，他们先停留在人行道上，斜着眼睛望着巴黎，两臂松弛一下，就算是一天的逍遥。在柜台前，一群一群的人正在那里买酒喝；一个个都得意忘形地站在那里，挤满了店堂，吐痰，咳嗽，把小杯的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润他们的喉咙。

绮尔维丝向马路的左方窥探，似乎看见郎第耶走进了哥伦布伯伯的酒店，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不戴帽子，穿着围裙的胖女人在街道的中心向她问话。

“喂，郎第耶太太，您起来得很早啊！”

绮尔维丝俯身向下望着说：

“呃！原来是您，博歇太太！……唉！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得很！”

“对了。事情不办是不会成的，是不是？”

于是一个在窗子里一个在街道上就攀谈起来。博歇太太是这所房子的女门房，楼下就是“双头牛”饭店。有许多次，绮尔维丝在她的门房里等候郎第耶，以免独自一人和那些吃饭的男子同席。那女门房告诉绮尔维丝，说有一个职员要缝补一件外衣，而

她的丈夫不能把那外衣拎来，所以她今天早上特地到离此不远的卖炭路，趁那个职员未起床的时候去找他。后来她又说昨天晚上有一个房客引了一个女人进来，直闹到夜里三点钟，扰得大家都睡不着。她一面说着，一面审察着绮尔维丝，像是想要知道她的秘密；她好像是专为打听消息才到这里来的一样。她忽然问道：

“郎第耶先生还没有起来吗？”

“是的，他还睡着呢。”绮尔维丝答时，忍不住涨红了脸。

博歇太太看见她的眼泪涌上了眼睛，当然，她已感到了满意，所以她嘴里喃喃地骂着男子们是些懒汉而走开了。忽然她又回来，叫道：

“您今天早上要到洗衣场去，是不是？……我也要洗些东西，我在我旁边替您留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再谈谈。”

后来她似乎忽然起了怜悯心，说：

“我可怜的小姑娘，您最好不要停留在这里，这样会惹出病来的……您看，您的脸都发紫了。”

绮尔维丝仍旧在窗前死等了整整的两个钟头，直等到了八点钟。各商店的门都开了。从蒙马特走下来的工人们渐渐稀少，只剩下几个迟到的人，大跨步走进城来。在卖酒商人的店里还站着先前那一班人，在喝酒，吐痰，咳嗽。在男工人之后又来了好些女工，擦铜的，做帽子的，做假花的，一个个都紧束了她们的薄薄的衣衫沿着外面的马路奔走。她们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谈话，轻轻地笑着，把光亮的眼睛向前后左右张望。更远处，有一个孤零零的，瘦削的，脸色惨白而态度严肃的女子，避开了那些垃圾堆沿着税卡的墙走着。随后走过去的是些商店的伙计，一面走着，用手指吹着哨，一面吃他们一个铜子的面包。又有些枯瘦的青年人，穿着很短的衣服，眼皮下垂，走着还打瞌睡。更有些小老头子们，他们的脸色因为整天守着办公室而变得苍白，一面蹒跚地走，一面看他们的表，好计算他们行路的时间。随后大马路上又

现出了一片清晨的安静景象，有些附近的有钱人正在太阳下散步；有些母亲不戴帽子，穿着肮脏的裙子，摇哄着她们的婴儿，在街道的长凳上换他们的襁褓。又有一群拖着鼻涕的孩子，袒着胸，互相撞碰，时而倒在地上，叫呀，笑呀，哭呀，闹个不停。这时候绮尔维丝觉得又气闷，又绝望，焦急得要晕过去。她似乎觉得一切都完了，连时间都完了，郎第耶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以失望的目光，从那些肮脏黑臭的屠宰场直望到崭新洁白的医院。从一排一排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医院里面的房子还是空空的，好像是死神光临过的样子。在她的面前，税卡的墙的后面，天空透出光辉，渐渐升起的太阳普照着初醒的巴黎，炫耀在她的眼里。

年轻的绮尔维丝坐在一张椅子上，两手无力地下垂，不再哭了，这时候郎第耶安然地走了进来。

“是你！是你！”她叫了起来，一面想上前去搂他的脖颈。

“呃，是我，怎么样？”他回答说，“我想你也许不会胡闹吧！”

他把她推在了一边。后来他又用一种耍坏脾气的样子把黑呢帽子向横柜上一扔。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男子，身材很矮，头发很黑，一张漂亮的面孔，稀稀的胡子，他时常不知不觉地用手卷着它。他穿着一件工衣，外面罩着一件紧紧地裹着他的身体的挺脏的旧大衣，他说话时带着很重的普罗旺斯省的口音。

绮尔维丝重新倒在椅子上，和婉地用简短的话埋怨他：

“我一夜不曾合眼……我以为也许人家害了你……你是到哪里去了？你在什么地方过夜？天啊！你不要再这样吧，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说吧，奥古斯特，你是到哪里去了来？”

“天知道！我是到我有事情的地方去啦！”他说时耸了耸肩，“我在八点钟到哥拉西耶去看一个朋友，他打算开一个制帽厂。我耽搁得很晚。所以我宁愿在他家过夜……再说，你要知道，我是不喜欢人家盘问我的。不要再唠叨！”

绮尔维丝又哭起来。他们争吵的声音不小，而且郎第耶的举

动粗暴，把椅子撞倒了，孩子们因此惊醒。他们在床上坐了起来，裸着一半身体，用小手分开他们的乱发；他们听见母亲哭泣，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大声喊叫，跟着也哭起来。

“唉！又闹起来了！”郎第耶气冲冲地说，“我警告你们，我又要走了，我。这一次我真的走了……你们不肯住口吗？再见！我要回到我来的地方去了！”

他说着早已在横柜上把帽子拿了起来。但是绮尔维丝连忙上前，吃吃地说：

“不，不！”

随后她同孩子们温存了一番，使他们收了眼泪。她吻他们的头发，说了许多亲爱的话叫他们再睡。那两个孩子忽然安静了，在枕上笑着，互相捻着皮肤玩耍。这时候父亲靴子都不脱，早已倒在床上，因为一夜不曾入睡，所以露出疲倦的样子，脸上花一块白一块。他睡不着，眼睛睁得很大，向卧房内的四面张望了一会儿咕噜着说：

“真干净，这里！”

他对绮尔维丝注视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凶恶地说：

“你也不打算收拾一下吗？”

绮尔维丝只有二十二岁。她的身体很高，略为瘦一些，眉清目秀，可惜已经被艰难的生活糟蹋了。她散着头发，穿着破旧的拖鞋，在一件白色的短寝衣里打寒战。家具上的尘土和油腻沾污了她的寝衣。方才经过的那一阵哭泣和烦恼，竟使她好像老了十岁。她本来怕他，一味忍耐着，现在听了他的话，忍不住发作了，说：

“你真没有道理。你分明晓得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做了。我们落到这步田地，并不是我的罪过……我倒要看看你，如果你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个房间里，连烧热水的炉子都没有，你怎么办？……你从前说过，到巴黎之后我们即刻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假使你不把钱吃光了，会弄到这地步吗？”

“喂！钱是你同我一起吃光的；今天你要借这个机会赖我一个人却不行！”

她似乎没听见，只顾继续地说：

“总之，如果肯发奋，还有法子想……昨天晚上我看见了福公尼耶太太——就是新开路的那一个洗衣妇人；她在星期一就可以雇用我。如果你到哥拉西耶你的朋友那边工作去，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可以翻身了，我们可以渐渐买些衣服，到别处租一所小房子，我们就有了家……唉！应当工作，努力工作……”

郎第耶转过身去向着床的里面，现出厌烦的样子。于是她生气起来：

“呃！对了！人家晓得你是不爱工作的。你的野心很大，要像一位老爷一样穿好衣服，要同穿绸穿缎的娼妇去游逛。是不是？自从你把我的衣服都送到当铺里去之后，你就觉得我不够漂亮了……奥古斯特，我本来还想等一等，不愿意同你说起这件事，其实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过夜。昨天晚上我看见你同那娼妇阿黛儿走进了‘大阳台’舞场。唉！你真会挑选女人！那个女人倒是干净！怪不得她摆王妃的架子！……饭馆里吃饭的人们谁没有同她睡过觉！”

郎第耶一跳就跳下了床。他煞白的脸上瞪着一双墨一样黑的眼睛。这矮子的怒气简直就像一阵狂风。然而绮尔维丝还是照样说下去：

“是的！是的！饭馆里的人一个个都同她睡过觉！博歇太太就要把她和她的娼妇姐姐赶到别处去住，因为常常有一大群男子在楼梯上守候着她们。”

郎第耶举起了两个拳头；后来又抑制了打她的意思，只捉住了她的两臂猛烈地摇晃她，把她推倒在孩子们的床上，孩子们重新又哭起来。他再躺在床上，口里喃喃自语，形容凶悍，似乎打了一个主意，却没有完全决定。他说：

“绮尔维丝，你不晓得你刚才做了什么事……其实你错了，将来你看！”

孩子们哭了一会儿。他们的母亲在床边上，俯身搂着他们；口里用单调的声音说这么一句话，说了又说：

“唉！假使没有你们，我可怜的孩子！……假使没有你们！……假使没有你们！……”

郎第耶安然地躺着，抬眼望上面的一幅破旧褪色的布幔，心里正在默默地打主意，不再听她的话。他这样支持了差不多一个钟头，虽然因为身子疲倦，眼睑渐渐睁不开，然而他还不肯睡觉。他转过身来，用肘支着腮，面色无情而坚定。这时候绮尔维丝也把房间收拾好了。她让孩子们起了床，替他们穿好了衣服，正在整理他们的被褥。他望着她把卧房打扫了一遍，把家具也揩了一揩；房子仍是黑暗可怜，天花板被烟熏黑了，墙上的纸也因潮湿而脱落下来，三张椅子和一个横柜都是跛脚的，抹布一揩过去，油垢成堆，始终揩不干净。当她对着挂在窗户插销上他用来剃胡子的一面小圆镜子梳理了一下头发，正用水洗涤的时候，他似乎在审视她赤裸的双臂、赤裸的酥胸和其他赤裸的地方，好像心中在作比较似的。这以后，他把嘴歪了一歪。绮尔维丝的右脚是有点跛的，但是除非在她劳累得支持不住的日子里，人家才会发现她的毛病。今天早上她因昨夜太疲倦了，所以拖着她的右脚，把身子靠在墙上。

他们默不作声，彼此再也不交谈一句话。他呢，他似乎在等候；她呢，她忍气吞声，勉强装作无事的神气，只忙着工作。她把箱子后面角落上丢着的脏衣服打成一个包裹，正待出去，他终于开口问道：

“你在做什么？……你到哪里去？”

起初她还不回答。后来他气冲冲地再问，她只好回答道：

“你该看得出来吧……我要去洗这些东西……孩子们不能常

常穿泥泞的衣服啊。”

他等她拾起了两三块手帕，又静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

“你有钱吗？”

忽然间，她站了起来，正眼望着他，手里仍旧拿着孩子们的脏衣服。

“钱！你要我从哪里去偷来？……你分明晓得前天晚上我那黑裙子只当了三个法郎。我们已经把这钱吃了两顿中饭，猪肉店里是很容易花钱的……呃，我当然没有钱了。我有四个铜子要用到洗衣场去……我不能像有些女人那样赚钱。”

他并不因为她这隐语而罢休。他下了床，巡视过房里悬挂着的许多破旧衣服。末了，他把那裤子与那披肩取了下来，再打开横柜，把一件寝衣和两件女衬衫取了出来，加进包袱里；然后他把一切都交到绮尔维丝的手里，说：

“喂，把这些都拿到当铺里去。”

“你不要我把孩子们也抱了去吗？唉！假使人家肯让我们典当孩子，这倒是避免拖累的好法子呢！”

她虽然这样说，还是到当铺里去了。半个钟头之后她回来，把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摆在壁炉上，又把那当票加进了两个蜡烛台当中的那一沓当票里。她说：

“这是他们给我的。我想要六个法郎，但是没有法子。唉！他们不会破产的……那里头的顾客多着呢！”

郎第耶没有立刻拿那五个法郎。他似乎想要她去兑换零钱，好给她留下几个铜子。后来他看见横柜上的纸包里还剩有一些火腿、一块面包，于是他就决意把那银币溜进他的背心口袋里去。这时绮尔维丝向他解说：

“我还不曾到卖牛奶的妇人那里去，因为我们欠了她八天的钱。但是我很快就可以回来的，我出去之后，你先下楼去买些面包，再买些炸排骨，等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吃中饭……你再买一瓶

酒上来。”

他没有说不肯的话。他们似乎是和平了结了。绮尔维丝继续把那些脏衣服放进包袱。但是当她想要把箱底的郎第耶的内衣和袜子拿去的时候，他嚷着叫她把那些东西留下。

“把我的衣服留下！你听见了吗？我不愿意！”

“你怎么不愿意呢？”她站起来问，“你难道还想穿这些长霉的东西吗？这非洗一洗不行。”

她说，很担忧地审视着他，看见他那美少年的脸上仍旧露出无情的样子，竟像此后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回心转意似的。他生了气，从她手里抢过了衣服，扔在箱子里。

“妈的！你顺从我一次吧！我对你说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为什么呢？”她问时起了重大疑心，脸色变得煞白，“这时候你不出门，用不着你的内衣……我拿去有什么关系呢？”

她说，把眼睛紧紧地盯住他；他觉得难为情，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吞吞吐吐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好！你会到处逢人便说你照料我，你替我洗衣服，替我缝补。呃！我却讨厌这个！你做你的事情，我做我的事情好了……洗衣妇们并不是替猪狗洗衣服的，我尽可以找她们去啊！”

她哀求他，而且自辩说她从来不曾向人说过埋怨的话；但是他粗暴地把箱盖一关，自己坐在上面，狠狠地对着她的脸说了一声：“不行！”他的东西，当然由他做主！后来他为了避免她的视线，仍旧回到床上躺下，说他困倦了，叫她不要再啰唆。这一次他真的像是入睡了。

绮尔维丝一时拿不定主意。她有意把那些脏衣服一脚踢开，坐在床前缝纫。后来她听见郎第耶的呼吸均匀，才放了心。她拿了前次洗衣用剩的一块肥皂与一块青矾，走近孩子们，看见他们正在窗前安然地玩弄些旧瓶塞子。她吻他们，低声向他们说：

“你们要乖乖的，不要吵。爸爸在睡觉呢。”

当她离了卧房之后，黑暗的天花板下面，异常的静默里，只剩下克罗德与爱弟纳轻微的笑声。这时是十点钟了。一道阳光从半开的窗子外透了进来。

到了马路上，绮尔维丝向左拐弯，沿着新开路走。经过福公尼耶太太的铺子前面的时候，她轻轻地点头敬礼。那洗衣场正在马路的中间，恰是石路高低交界之处。在一座平台上有三个用铆钉钉得很坚固的巨大的灰色的圆形铅铁蓄水筒。圆筒后面是晾衣场，是高高的两层平台，四面尽是些百叶窗围着，窗是薄铁片做的，外面的风可以吹进来，从百叶窗望过去，可以望见一根一根的小铜线上晾着的那些衣服，蓄水筒的右边是一具蒸汽机，细长的蒸汽管子呼呼地响，声音又粗又匀，吐出一股一股的白烟。绮尔维丝是见惯了积水的人，也不撩起裙子，竟向那堆着一瓶一瓶的漂白水的门口走了进去。她已经认识了洗衣场的女主人，这是一个瘦弱的妇人，眼睛有病，坐在一个玻璃小室里，面前摆着些账本，货架上摆着一块一块的肥皂，瓶子里盛着些青矾，还有成包的一磅一磅的苏打。绮尔维丝走过的时候，向那女人要了她的捣衣杵和刷子——这是她上次洗完了衣服时交给她收管的。后来她又取了她的号码，然后进场。

这是一间很大的敞厅，天花板是平的，大梁露在外面，四边是生铁的柱子，周围是些很宽阔透亮的窗子。淡白的阳光很容易照进来，把热烘烘的水蒸气映成乳白色的云雾。有些地方也有烟升起，渐渐展开，形成一幅淡蓝色的布幕，笼罩着整个敞厅。这里湿气很重，杂着一种又淡、又湿、又绵延不绝的肥皂气味。有时候还有漂白水的浓烈气味。沿着捣衣处的中央走道的两旁，有一队一队的妇人在那里，从胳膊到肩头都赤裸着，胸也裸着，裙子收短了，露出颜色的袜子和用带系着的粗大的鞋子。她们狠狠地捣打，一面笑着，仰起身子为的是在喧哗里嚷一句话，平时却

把身子俯在她们的水桶上；她们的话很下流，举动很粗鲁，很不检点，身上透湿得像是遇了骤雨，肌肤发红而且冒出热气来。她们的周围，她们的下面，有一股大水潺潺地奔流，一桶一桶的热水搬来，向下一倾，自来水管开着，冷水从上面滴下来；至于那捣衣所溅出的水，拧衣所榨出的水，和她们脚下所踏着的水，却像一条一条的小沟，向那斜铺着的石砖上流下去。在这潮湿的天花板下面，有着混成一片的喧闹的人声，有韵节的捣杵声，流水声，泼水声，还有那被一层蒸汽白雾所笼罩的机器，也在不住地呼呼喘气，它的轮子旋转时的震动声，好像要给这些乱哄哄的喧哗打拍子似的。

这时绮尔维丝小步地沿着走道走，同时放眼左右张望。她的臂下夹着她那一包衣服，被来来往往的洗衣妇们冲来撞去，她的脚越发跛得厉害，臀部也颠踬得更高了。

“喂，亲爱的，这儿来！”博歇太太用粗壮的声音叫。

绮尔维丝走到敞厅的尽头右边，与那女门房会合；博歇太太在用力搓洗一只袜子，一面不住地工作，一面用简短的语句和她谈话。

“您就在这里吧，我给您留下了一个位置……唉！我不久就可以洗完了的。博歇的衣服是不太脏的……您呢？您不至于要洗许久吧？您的衣包小得很。到不了正午我们就可以做完了，我们就可以吃中饭去……从前我把衣服交给小鸡路那洗衣妇；但是她用漂白水一泡，刷子一刷，把我的东西都给弄坏了。所以我情愿自己洗，一切都省了下来。只花些肥皂钱……喂，您那些内衣，您应该放水冲一冲。唉！这些淘气孩子，屁股上都有煤灰！”

绮尔维丝解开了包袱，把孩子们的内衣拿了出来；博歇太太劝她要一桶碱水，她回答说：

“呀，不，热水就行了……我会做。”

她把那些脏衣服拣了一拣，把有颜色的几件放在一边。她在

她身后的自来水龙头上放了四桶冷水，倒在她那大桶里，然后把一堆白衣服放在水里。她把裙子撩起，夹在她的两条大腿中间，她跨进一个大木桶里去，这个木桶是竖着放的，和她的肚子一样高。博歇太太又说：

“您很内行，嗯？从前您在家乡做过洗衣妇，是不是，亲爱的？”

绮尔维丝撩起了袖子，露出金色头发女子美丽的双臂，臂还很娇嫩，只肘上稍红一些。她开始洗涤那些脏衣服。她把一件内衣放在捣衣的一块狭小木板上面，这板已经被水漂白了，侵蚀了。她用肥皂擦那内衣，擦过之后翻转另一面再擦。在未答话以前，她拿起了捣衣杵先打衣服，一面按着拍子用力打，一面高声说她的话。

“是的，是的，我从前洗衣服……那时是十岁……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我们是到河边去的……您要知道，河边比这里的气味好闻些……树荫下面有一个好地方……还有奔流着的清水……在布拉桑那边……您不晓得布拉桑吗？……在马赛附近，您知道吗？”

博歇太太看见她捣得那样猛，不觉惊叹说：

“好粗壮的丫头。看不出她这一双小姐的手，铁也会被她打扁呢！”

她们高声地继续谈话。那女门房有时候因为听不见，不得不把身子俯下去。绮尔维丝把那些白衣服一件一件都捣完了，而且捣得很好！她把衣服又放进桶里，然后一件一件捞起来，把肥皂再擦一次，用刷子刷过。她左手把那一件内衣按在捣衣板上，右手拿着一把短刷子，刷出了许多肮脏的泡沫，那些泡沫拖得很长，然后落在地上。在这刷子的小声中，她们彼此凑得更近，谈得更亲密。绮尔维丝说：

“不，我们没有结过婚，我并不瞒人。郎第耶为人不见得怎样好，不值得人家希望做他的妻子！假使没有孩子们，去他的！……

当我们生第一个的时候，我只十四岁，他十八岁。另一个是四年后生的……您要知道，这类事说起来也很平常。我从前在家并不幸福；那马加尔伯伯，为了些小事，就对我的腰间乱踢。因此我想要到外面来开开心……我们本预备结婚的，但是我不晓得后来怎样弄的，我的父母竟不愿意。”

她把手摇了几摇，手在白色的泡沫里发红了。

“巴黎的水性好硬啊。”她说。

这时博歇太太只是有气无力地洗着衣服，她索性停下来，慢慢地擦她的肥皂，好留在这里听这一段历史，因为半月以来她已经渴望知道了。她肥胖的脸上，嘴半张开着，凸凸的眼睛，放出了光芒。她很满意，她猜着了，自己想道：

“对了！这个女子太喜欢说话，所以从前常有吵嘴的事。”

后来又高声问道：

“那么，他为人不好，是不是？”

“请不要和我说这个！”绮尔维丝回答，“在那边的时候，他曾经对我很好；但是自从我们到了巴黎，我再也管不住他了……我告诉您，他的母亲在去年死了，遗留给他一点儿钱，约莫有一千七百法郎，他想要到巴黎来。因为那时节马加尔伯伯常常不加警告就打我几巴掌，我就答应跟他走；我们来时，把两个孩子都带了来。他本想叫我做洗衣妇，而他自己做他制帽工人的行业。我们很可以弄得很幸福……但是，您要知道，郎第耶是一个有野心的，好花钱的，只顾玩乐的男子。总之，他是不中用的……我们就这样到了蒙马特路，住在蒙马特旅馆。那时候，吃酒席呀，坐车子呀，看戏呀，他一个手表，我一件绸衣服；当他有钱的时候，他倒不是没良心的人。您是懂得的，他这样乱来，所以不到两个月，我们便弄得干干净净。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搬到‘好心旅馆’来住，我们的苦生活就开始了……”

她说到这里，住了口，一时喉咙紧了，勉强收了眼泪。这时

她已经把衣服刷完了，她说：

“我要取热水去了。”

博歇太太静听这些心腹话，听得兴致正浓，忽然中止，她心上很不舒服，她看见一个伙计走过，便叫住了他。

“我亲爱的查理，请您费心去替这位太太取一桶热水来，她忙得很。”

那伙计拿了桶去，取了满满的一桶热水来。绮尔维丝把钱付了，一个铜子一桶。她把热水倒在大桶里，弯着腰在捣衣板上，最后一次用肥皂擦衣服，一缕一缕的灰色水蒸气侵进了她金黄色的头发里。

“喂，您该放一些苏打，我这里有。”那女门房殷勤地说。

她说着她便把她所带来而用剩的一袋苏打倒在绮尔维丝的桶里。她还要送她一些漂白水，但是绮尔维丝不肯要：油酒的污点才用得着漂白水呢。

“我以为他有些爱追女人。”博歇太太说的是郎第耶，却没有指出名字。

绮尔维丝弯着腰，双手伸在桶里抓住她所洗的衣服，只摇了一摇头。

“是的，是的，我发现好几件小事情……”博歇太太说。

绮尔维丝突然站起来，面色大变，把眼睛盯着她；她只得即刻改口声明说：

“唉！不，我什么也不晓得……我相信他喜欢开玩笑罢了……您看，在我们那里住的那两个女子——阿黛儿与维尔吉妮，您是认识她们的，呃！他虽然同她们开玩笑，却没有更进一步的事，我敢断定。”

绮尔维丝直挺挺地站在她跟前，脸上流汗，臂上也流汗，始终把眼睛紧紧地盯着她。于是那女门房生气了，拍了一拍她自己的胸膛，说出把人格担保的话来。她说：

“我对您说，我自己也不晓得！”

后来她息了怒，假装和婉的声音，像是犯不着和这样一个人说真话似的。她说：

“我呢，我觉得他的眼神很直爽……他将来一定会娶您的，亲爱的，我敢担保！”

绮尔维丝用她的湿手擦去她额上的汗，又从桶里取出另一件衣服，同时又把头摇了一摇。两人保持了一会儿静默。这时洗衣场里，她们的周围也安静了。十一点钟响了。有一半的洗衣妇一条腿坐在大桶边，脚边放着一瓶开了的酒，把香肠夹着面包吃。只有那些拿着小包衣服来洗的家庭主妇，眼望着柜台上挂着的时钟，忙着要走。还有几个人开始捣衣，但是杵声渐渐疏了，笑声渐渐轻了，在咀嚼食物的声音中流出含糊的谈话声。同时那汽机并不休息，仍旧工作，似乎提高了它的声音，呼呼地、震耳地充满了全场。但是没有一个女人听得见它的声音；它好像是洗衣场本身的呼吸器官，它喘出热烈的气使天花板大梁下面永远浮聚着一片云雾。场里的热度使人难以忍受；一道一道的太阳光从左边的高窗子透进来，在氤氲的水蒸气上映现出十分柔和的粉灰色和蓝灰色。因为大家在抱怨，那伙计查理便从这窗子走到那窗子，把粗布的帘子放下来把窗门遮着。后来他又走到没有太阳的一边把那些小窗开了。人们对他喝彩，大家拍手，一时都快活起来。不久以后，最后的杵声也停止了。那些洗衣妇的嘴满含着食物只是用手里拿着的刀子做手势。这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只听见火夫的铲声均匀地响，原来他在用铲子从地下铲取煤炭，放进机器的炉子里。

这时候，绮尔维丝把她那些有颜色的衣服放在她所留下来的热肥皂水里洗涤，她洗完了之后，走近一张四脚长桌子，又把所有洗过的衣服都抛在桌子上，绿的水向地上流成一片带蓝色的水，于是她开始把衣服过清水。她的身后有冷水龙头，水流到固定在